



等待一场雪,就像邂逅亲密的朋友一样,知道她会来,会在期盼中姗姗来迟。没有相约,也不用邀约。没有雪的冬天,这片四季分明的鲁西南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冬的。就像一个家,没有孩子的啼哭声,就不能名副其实。早有专家说,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,今年会是暖冬。无论寒冬还是暖冬,都不会影响雪的到来。

这几天,天总是阴沉沉的,整体呈铅灰色。父亲时而四下张望,时而看看天空,喃喃

方言俚语

冬天里的济宁话

魏明鸣

乡情

济宁,邂逅一场雪

赵志会

道,看来要堆一场大的了,该冷不冷可要有灾情。

我是盼望雪的。小学时,老师就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,激情澎湃地讲述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望着普天而降的冬的精灵,活力也调动起来。面对飘飘扬扬的雪,诗情画意油然而生。

几场大雪是留有记忆的。那年,我居住在一个闲弃的粮所大院子里。空落落的院子,没有了往日的热闹,显得死气沉沉。一场雪,把寂寥、空荡给撵走了。2009年的11月12日,一场突如其来的雪,一下子把人镇住了。一夜间,白雪把粮所院墙上碧绿的眉豆以及所有绿色的植物给来了个全覆盖。在洁白的雪的映衬下,院子里飞来了麻雀、斑鸠、鸽子觅食。还穿着秋装的人们一下子进入隆冬,各类秋装纷纷下架,取而代之的是去年积压住的冬装。

“2015年11月23日,济宁下雪了。”网友们纷纷在自己的私家车上留言。那是一场旷世大雪,从195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雪。最深处竟达50厘米,一时间,好多蔬菜大棚、加油站顶棚、养殖场的屋顶纷纷压塌。随之而来的蔬菜价格一路飙升!一辆载

有40吨鸭鹅饲料的汽车,在去安徽的路上翻了。那天,我带着6个装卸工,用了1天时间紧急救援。大雪,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

每当这倾天之雪光临大地的时候,三叔总事后诸葛亮相似地说,大雪年年有,不在一九在二九。

大雪如约而至。这下好了,正中农人下怀。来年的收成已不成问题,各类害虫也在这雪的高洁与凛冽中纷纷毙命。“这场大雪,啥也干不成了。”人们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悦,而嘴上爱拿雪以雪找理由。小酒喝个痛快,麻将摔得震天响,“日子不是一天过的”,乍一闲下来的人们也会自己劝自己。

庄户人家过日子,早准备、细盘算。不冷时早就备下的木柴,这回有了用场。屋内春意融融,屋外寒风呼啸,人们在这踏实的冷天里尽情享受这雪天的惬意。

有了这场雪,可以邀着雷岛、北方枣、蓝泥一块谈诗论赋,一起把这场雪写进诗行。屋外,白雪优雅晶莹,屋内诗意正浓,屋内屋外都是诗。大块煤炉丝丝吐着热气,氤氲着诗情,荡漾着画意。

有了这场雪,明天孩子起床不会再磨蹭了。只要一句“下雪了、下雪了,世界变白了,

济宁人在外地

我在他乡的济宁之缘

浙江湖州 范中超



曾经,我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,走进县里的一家国营企业。既来之,则安之。我从不敢懈怠,一切还需靠能力说话。几个月后,自己的付出,终于得到老总的认可。从不跟我讲话的他,见面时竟会主动打招呼。一年后,我还是离开那里。

达者不恋故土,仁者不忘故土。为了人生中更加丰富的色彩,我还是选择去了南方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,一次次站在高楼林立的街道,谁又会注意到你的存在?工作之余,一次次浓浓的思念,埋在内心深处时,我开始用笔墨记录日子……

当文字渐渐涂满一本本日记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,从网上结识了故乡的一位作家。他的作品给我很多启发,更想着自己的文字也能呈现“豆腐块”式的墨香。也从那时起,我正式接触到《济宁日报》副刊《文化周末》。

在《文化周末》发表的第一篇小文是《新年的丸子》,尽管它处处透着一丝青涩,还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墨香的魅力,感受到爬格

小屋变高了,孩子的鼻子变红了”,他会兴奋地立马蹦起来。堆雪人、打雪仗,乐此不疲。

你看,你看,这雪如此深沉,下得如此执着、如此认真、如此任性、如此顽劣、如此兴奋。优雅且固执,一如既往,不闻不问。

这圣洁的冬的使者,来到了美丽的太白湖,来到了麒麟诞生地嘉祥,给一湖清水覆盖一厚实的外衣,给萌山披上美丽的冬的盛装。

盼望着,盼望着,盼望着这场雪再大些,再大些。在这纯而又纯的洁白里蕴藏下无限的力量,她的生机净化着大自然,也净化着人们的心灵。



子的快乐。也正是因为有了《文化周末》这个平台,一次次给了我锻炼的机会,也更让自己坚定了写的信念。

现在想来,非常感谢成岳老师的厚爱与鼓励,总让漂泊在外的我,乐于偷一丝闲暇,伏案疾书现实与梦想。陆续有文章发表于《文化周末》,比如《故乡的花果山》《跟着父亲割麦子》《乡音最美》《吃秋的喜悦》《有的邂逅是留给铭记的》等数篇小文。

《故乡的花果山》曾被老家微信平台转载,上面的介绍我是鱼台籍作家,现在想来甚感惭愧。那时的我,不过是一位初学者而已,因为成岳老师的厚爱,有了那份墨香,才让更多的人见到我的作品。

《跟着父亲割麦子》收入了《济宁日报·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》下卷,里面的文章更让我读懂了孔孟之乡、大美济宁。《乡音最美》记录了我在工作地的经历,当你走出家门,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。《吃秋的喜悦》,不免让人想起童年的秋天,天那么高、那么蓝,蓝蓝的天空下,有多少吃的回味是难忘的童年。《有的邂逅是留给铭记的》,常使我想起给予我帮助的田老师……

时光不能倒流,惟有记忆永恒,留在心底,更情不自禁描绘于笔端。多少往事如昨,一篇篇小文,总在回忆着人生中的一个个片段、一个个故事,更讲述着与《文化周末》一段段不了的缘……

尽心帮助,从不嫌弃。不过,有违原则的忙,二哥从没帮过。当初与他患难与共的发小,想让他给孩子安排份体面的工作,被他婉言拒绝。

每逢春节,他常常回村看望老党员、烈军属和亲戚长辈。一次到我家时,看到我低头写作业的情形,就鼓励我说:“听说你学习成绩很好,要不怕吃苦,发奋学习,努力考上大学;要把字练好,把文章写好,争取长大后有点出息。”改革开放初期,考大学是很困难的事,我也一度没有信心,正是他的鼓励,我才发奋努力考上了理想的学校。

参加工作后,二哥一直关心我。当我告诉他,我的文章在教育系统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,在地方报纸也发表了小评论文章,他很高兴。然而,当我顺势提出让他帮忙调动工作时,他却断然拒绝说:“你科班出身,又比较好学,将来能成个好教员。你忠厚实在有余,应变能力不足,从事机关工作难有大的作为,还是安心教书吧,不要见异思迁,这山望着那山高。”

当他知道我因偶然的机会到机关工作后,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,但从他犀利目光中,我感到他是有遗憾的。几十年来,二哥多次向我传授为人、为学、为文之道,教给我开展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。在机关工作30多年,我虽没有干过大事,但坚持正派做人,踏实工作,多次获得记功或嘉奖。二哥的品德和言行浸润了我的人生。

二哥一生对组织忠诚,待人真诚,勤奋敬业,淡泊名利。人若松风过,品如淡菊存。我尊敬的名师,您并未远行。



故里钩沉

人若松风过,品如淡菊存

李辉

大辫子好心二姐,童年在二姐家的情形常常在他眼前浮现。好心的大辫子二姐还好吧?他常常这样自问。上世纪80年代到安徽开会时,二哥曾恳请当地有关部门寻找二姐的下落,想去当面致谢,遗憾的是二姐过世了。闻此噩讯,二哥一阵阵心酸,心里久久难以平静。之后,每每谈起此事,总是唏嘘不已,成为他后半生的一块心病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二哥一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,用一口袋高粱换出去的妹妹也找了回来,客死他乡的爷爷终于得以回家安葬。

满怀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,二哥学习刻苦用功,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,作为新社会优秀青年代表,在1955年8月,尚未满18周岁之时,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10月在济北县城二十里铺胸戴大红花应征入伍。

在军营,他常以亲身经历控诉旧社会的罪恶,歌颂新中国的美好,让广大士兵充分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幸福生活的道理。

二哥天资聪慧,口才颇佳,他的报告生动形象,常能引起听众的共鸣,博得阵阵掌声、欢呼声,激发了战友们的爱党爱国的热情,增强了同仇敌忾、苦练杀敌本领、誓死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。

二哥在1963年转业到县里工作,一年后调济宁地委机关,从此与政策研究和新闻宣传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90年到省委机关工作,二哥干一行爱一行,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千多万字,撰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,有17篇获得省和国家级优秀奖、一等奖、特等奖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起草的关于加强民营企业党的建设的调研成果,进入了高层决策。

在36年“爬格子”的生涯中,二哥养成了勤于学习、善于思考的好习惯,真正做到了活到老、学到老。70多岁时,应邀到学校为教职工作师德报告。83岁高龄,还在撰写学习体会文章,并结集成册,用以教育家人和后人。

二哥当年是机关大院公认的笔杆子,工作中善于发现人才,重视培养人才。他的一个在基层单位工作的远房亲戚,口才文笔都不错,他发现后想把这个亲戚调到机关工作。派人



淡淡的黄菊花盛开的时候,我尊敬的老二哥已经走了两个多月。在86周岁生日前夕,他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尽管他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,家人、亲友对这一天的到来,也有思想准备,可这一天真的来到了,熟悉他的人都不认为是真的。

二哥出生于1937年10月,和他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,童年的生活饥寒交迫,苦不堪言。幼时跟随父母常年在漂泊,稚嫩的双脚南陆上过江南水乡,向西迈上过大黄土高坡。为了混口饭吃,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和六朝古都西安,他曾在马戏团里打拼。

他在六七岁时流落到安徽淮北某地,当地一户没有子嗣的财主看他浓眉大眼,长得精神,头脑机灵,便收养了他。比起逃荒的日子,生活自然是很富足的,然而好吃好喝、衣食无忧也挡不住对亲生父母的深深想念。他常常一个人站在墙根都郁寡欢,发呆流泪。父母对送出去的孩子更是时时放心不下,经常在财主家外徘徊。

财主家的二女儿,好心的大辫子二姐对他很好,经常带他玩耍,看透了他的心思,悄悄问:“放你出门后能找到父母不?”他点点头说:“行!”等到傍晚时分,二姐虚掩上大院的后门,让他偷偷溜了出去。

旧中国灾荒连绵,战事频频,哀鸿遍野,百姓生活难以为继,逃荒要饭的人们更是找不到安身之处。在外吃苦头的家人,幻想着老家的光景也许好些了吧,决定返回老家。

夏顶烈日,冬冒严寒,二哥跟着父母一路乞讨,长途跋涉,终于进了山东境内。父母指着前方的一座高山,告诉他,孩子,住那座山上,它叫峰山。峰山再往北走就是济宁城,到城北三十里地的房葛铺,就到咱们的家啦!以后长大了自己再出去要饭,千万别忘了回家的路,别忘了多给咱一口饭吃的好心人!

多年之后,二哥也忘记当初放他回家的

杨树条、西北岗、窑上、家南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,是俺村的地块名。村里的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,他们识字不多,给自己的庄稼地起名,像给自己的娃娃起名一样,虽然有些土,但叫起来顺口,记起来容易。

一块块庄稼地分布在村子的周围,或远或近,却是祖祖辈辈的衣食来源。风霜雪雨,酷暑寒冬,人们默默耕耘在这片土地上。

村里最小的一块地叫窑上,这是村后的一块地。据村里长辈说,过去这片地上有一座土窑,那时村里的男劳力都在窑上做活。后来土窑扒了,平整后种上了庄稼,从此把这块地叫窑上。

俺村虽不大,下面却有3个小组,每个小组也是1个自然村。俺村有200多口人,却种着400多亩地,因人少地多让另外两个村组的人很是羡慕。

村里有一块最大最远的地,在村西北角,中间隔着邻村的两块地,离村庄得有两公里。因地势是高岗,又在西北方,所以村人们便称作西北岗地。这块地虽大,但土质不好,且离家远,人们不愿分到这里耕种。那年土地调整时,村里群众代表想了妙法,凡是分到这块地的,每一亩再加一分地,才算达到满意。

村南面的一块地也不小,有100多亩,是黄土地,地质好,离村庄也近。因在家门前,人们便习惯称作家南地。住在最南面的农户还在地头上留出一片,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。这块地是村里最好的地块,离家近,收获耕种都方便,也是都想分到的,分地的代表商讨后决定,这块地人人都有份。

这几年,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里买了楼房,安了家。他们把土地流转给村里的种粮大户,自己在城市里打工谋生。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里,他们每天都很忙碌,平时很少回到家乡,更不会到自己的庄稼地。

村里偶有两户种地的,也是年岁较大的。年轻人只有在过年或者清明时,才会带着妻儿回家。他们有的已不知道自己的庄稼地在哪里,但他们一直记得那些熟悉的地块名,每逢提起心中都很温暖。

发现

泗水旧时的孔府官庄

庄新明

明初,曲阜孔府有“五屯、四厂、十八官庄”,清初增为“六屯、七厂、十八官庄”,这些祭田(祀田)由佃户世代耕种。其中,“为官庄十有八,在曲阜者十二,……在泗水者四,曰西岩庄,曰安庄,曰魏庄,曰戈山厂,在邹县者二,曰鲁源庄,曰黄家庄”。

孔府有专门机构管理祭田,官庄有总甲,下辖的自然村有小甲。小甲是孔府管理官庄佃户的代理人,每人一般有耕地五大亩,称“粮饭地”,不向孔府交租,以土地收入代替俸薪。

西岩庄官庄,包括今金庄镇官园(旧称西岩庄)、孔家庄、卞家庄、三角湾、晋家庄、洼里、高家岭等村;安宁庄官庄,包括今柘沟镇圣府岭(旧称安宁庄)、杨柳镇西张家庄(旧称小安宁庄);魏庄官庄,包括柘沟镇柘沟村、魏庄村、西大厂,今杨柳镇小厂、孔家村等村;戈山厂官庄,包括今金庄镇戈山、西马头山、石井庄、大泉等村;邹县鲁源庄、黄家庄官庄,在今泗水县有6个辖村,即圣水峪镇救驾庄(旧称臬家庄、仇家庄)、鹿鸣厂(旧称芦平厂庄)、小官庄、于家庄、芦沟、庠厂等村。又据《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》,今泉林镇东部历山村一带有“历山官庄”。

泗水官庄土地并非一成不变,由于钦赐、官拨、购买、捐献、投献、诡挂,以及寇乱兵荒、佃逃地荒、售卖等原因,数目不断增减。从洪武元年、二年到1928年,祭田保持在50顷至70多顷。

这些官庄祭田的耕种依靠着大量佃户,祭田免税,不免丁银,由孔府转交官府。佃户租种祭田,每年要向孔府交租。清朝时期,戈山厂、魏庄官庄上缴租银,前者每亩缴银六分至一钱六分,后者每亩缴银一钱至五钱;民国时期,西岩店上等地每年每大亩实交麦、豆、谷110公斤左右。

佃户每年要为孔府无偿服役若干时日,即劳役地租。官庄中还有庙户,种祭田而不交租,主要负责孔庙祭祀花炮差、冰冻差、天棚差、林柴差等“四大差”劳役,有时也折为钱两。

花炮差,是春节为孔府制作鞭炮、烟花;冰冻差,是冬季封冻时凿冰储冰,供孔庙夏日祭祀时保存肉类食品;天棚差,是夏季在孔庙大成殿露台上,用杉杆、席片搭建天棚,祭祀时防雨;林柴差,是每年夏历八月十四至九月二十五,清理孔林内杂草、枯柴。

孔府曾在泗水官庄设立义仓,“不正式向孔府交税,从交易中抽取的行政钱或过斗余粮,一般用于地方公益事业如修桥补路、义学膏火之类,或用于本地迷信事业如祀神祀孔,由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,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低下。遇到蝗虫水旱之灾,粮食大幅度减产,或者土匪肆虐、杀人放火,很难完成租粮。即使官庄总甲、小甲禀报灾情,请免租粮,孔府往往答复“不论丰歉,均按旧章交纳,向无蠲免之例”“灾歉非常有之事,祀田无抛荒之理”。

当然,佃户们也不愿逆来顺受。如,清代嘉庆十一年春,孔府管事陈见侯催逼交租,被“鸣钟聚众”驱逐;秋季,孔府派出四品执事官孔毓升去“坐镇”,佃户依旧抗租不交,后来他寻衅殴打佃户赵连奎,酿成“鸣钟聚众抗租围困官宅”,200多佃户手执农具,要求“集体退佃”。

民国以来,戈山厂等17个村庄向外发出通告,串联抗租,佃户张方策等抗租退佃,西岩庄等3个村庄“七八年抗租不交”等。新中国成立前后,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,孔府在泗水的官庄祭田成为历史。

■本版摄影 许双福

地名杂坛

温暖的南站地名

马银生